

你好！
湖南国保

从板梁古韵里远望乡愁

贺茂峰

简介

板梁古村位于郴州市永兴县高亭司镇，现存完整明清建筑群，是湘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传统古村落。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洞公祠厅上梁吉时已到，锣鼓喧天爆竹齐鸣，百忙之中却出了差错——唱主角的大梁找不到了，急得主人抓耳挠腮。碰巧河里漂来一块木板，捞上来一量，长短刚好。于是唱了上梁赞，将之吊上了墙梁。因此奇遇，该村便叫“板梁”。板梁村始建于1358年，鼎盛于明清时期。据史料记载，原住村民是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后裔，从江西迁徙至湖南永兴县。

元代晚期，刘氏始祖富道公开始在营盘（现属板梁村管辖）定居。元朝至正十八年（1358年），富道公的长子荣卿公在现板梁古村区域修建了宗祠（即下村的洞公祠）和住宅，刘氏家族在此逐渐繁衍兴旺。

明洪武年间，富道公的另一子茂卿公也迁至此地，建起了珍亮政公祠（即中村宗祠）。明正统八年（1443年），上村的富户刘宗琳因向灾民捐粮义举受到明英宗皇帝的表彰，随后修建了贤公祠（即上村祠堂），并将圣旨刻碑。明景泰年间，在一位广东风水先生的指导下，村子进行了系统规划，三房族人分成板块建房，统一建筑风格，并修建了桥梁、驿道、庙宇和凉亭等，村庄规模逐步扩大。

明嘉靖年间，板梁村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凭借便利的交通优势，村民们运盐贩粮，商业活动十分活跃，生意遍及江浙湖广。村内形成了集贸市场，



永兴县高亭司镇板梁古村人丁兴旺，村内至今仍生活着2000多位村民。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谢佳豪 摄

拥有数十家商铺和钱庄，周边乡邻也汇集于此。而后，富商富民开始兴办公益事业，捐资修建戏台、凉亭、祠堂，并成立了育婴局、助孤会等公益机构。到了清道光九年（1829年），村北修建了七层八角形的镇龙宝塔，高达21米。

明清以来，板梁人文昌盛，科举入仕者众多。

板梁还是红色革命的发生地，开国大将黄诚曾在此发动了著名的板梁夺枪行动，拉开了永兴革命暴动的序幕。

格局，宽窄不一的巷弄总长超过2700米。村原党总支书记刘智雄指着一米余宽的石板路对我说：“穿村而过的石板路就是金陵古驿道，向南可到广西、广东，传说当年杨贵妃要吃广东岭南的鲜荔枝，就是由这条官道骑马传送的。”

建于明朝永乐年间的洞公厅墙上还留有“忠孝廉节”四个字。刘智雄说，这是板梁村的古训，古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板梁人就将其浓缩到这四个字里。

村里有双龙泉，水量大、水质纯净。泉井冬暖夏凉，三口井连缀相接，村民用头井煮饭熬茶，中井洗菜，小井洗衣涤污，井然有序。古井陪伴着村里人一代代成长，又一代代衰落。



永兴县高亭司镇板梁古村枕山环水，360多栋明清古建筑保存完好。 通讯员 摄

登古村高处望远，只见屋宇绵亘，鳞次栉比，错落有致，浑然一体。屋舍之间，既有封火墙相隔，又有石板巷道纵横交错，把民居、钱庄、私塾、宗祠、街市、码头连接成完整的社会单元。马头墙高低起伏，古巷曲折蜿蜒，庭院曲径通幽，雕刻精巧繁多，门帘和窗花栩栩如生，让人浮想几百年前村民生产生活的场景。

九山缓缓流过象鼻山下，望夫楼与接龙桥遥相呼应。河边的小码头，桥头的石板路，全在望夫楼的倾情注视

中流传着许多关于村庄历史、人物和地名的传说，如村名来源于“木板为梁”的故事，与风水和历史事件关联的“宝塔传奇”，体现村民智慧的“一夜建官厅”，以及充满趣味的“银子塘故事”。故事代代相传，构成了村民独特的文化记忆。

村民们保留了富有地方特色的民俗表演艺术。例如，新居落成时的“传统上梁习俗”，包含丰富的唱赞词和仪式。春节期间，“神狮拜年”是备受受欢迎的活动，神狮队伍会在锣鼓声中进村入户，

带来吉祥祝福，表演包含文武两部分，如幽默的“神狮故事”和刚健的武术套路。正月里的“元宵倒灯”则是一场集织龙、派香、龙灯游行、荷花祈福于一体的盛大活动，将村庄变成灯的海洋。

新春漫步村间小巷，腊味飘香，享受这一方安宁和静谧，就是一种幸福。徘徊在田垄之间，微风拂面，让人不禁滋生“今夕是何年”的隔世感。高铁时而驰骋呼啸而过，将飞奔的思绪拉回眼前，而古村的古韵久久不会消散……



《五马图》局部。

李公麟

丙午马年到来，马元素再次成为视觉表达的热点。马是中国古人较早驯化的动物之一，从西周盖驹尊到东汉铜奔马，再到《照夜白图》《牧马图》……纵观中国美术史，马作为人们重要的交通工具、生产工具，总是以矫健的姿态出现在作品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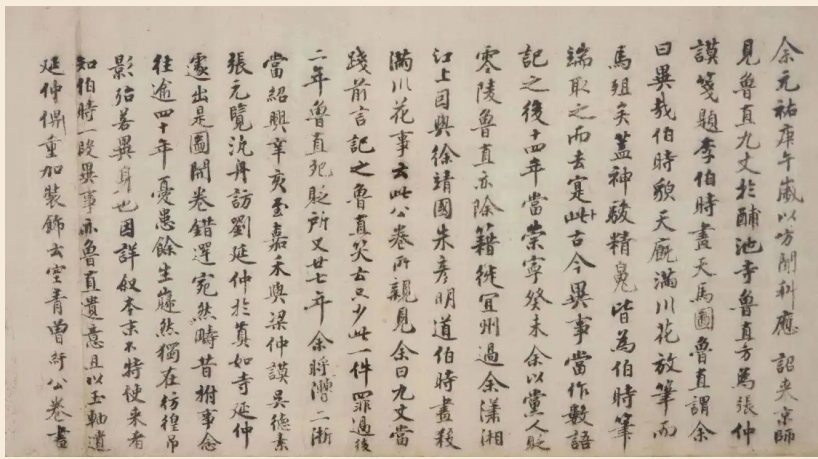
北宋画家李公麟的《五马图》被视为画马的巅峰神作，也是现存罕见有宋四家之一黄庭坚题跋的画作，被后世推举为“宋画第一”。此图描绘北宋元祐初

年西域边地进献给皇帝的五匹西域名马，前四匹马左上位置有黄庭坚题签的马名、产地、年岁、尺寸。李公麟笔下的马主要依靠线条的浓淡、粗细变化体现马的形体，整体简练却勾勒出马骨骼肌肉的特征和各异神态，流露着宋代文人特有的审美偏好。

李公麟《五马图》真迹2019年曾在东京国立博物馆“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大展中展出，不仅让我们得

以重睹北宋白描绘画的巅峰技艺，其卷尾黄庭坚与曾纤的题跋，更叩响了通往北宋后期一个特定时空的门扉——崇宁三年（1104年）的永州。

这两段文字，若与永州本地遗存至今的摩崖石刻相互印证，便能编织出一张具体而微的人物关系网，让我们得以在近千年后，依然能触摸到那次特殊聚会的温度与质感，理解其中蕴含的复杂历史情境。



《五马图》卷后曾纤题跋。

京，到了边远的贬谪之地。

二十七年后的绍兴元年（1131年），已经历靖康之变的曾纤，得到高宗赵构重用，出任江南东路转运副使。在浙江嘉兴真如寺的一次友人聚会中，他意外重睹此画，“开卷错愕，宛然畴昔”，往昔人事汹涌而来，提笔详述本末，既为画迹留证，亦为故人遗意。

曾纤跋中提及永州聚会时，除黄、曾二人外，尚有徐靖国、朱彦明两位在场者。这并非泛泛之言，永州山水间留存的金石铭刻，为这些名字提供了注脚。在永州朝阳岩，有一处黄庭坚的题名石刻至今尚存，文曰：“崇宁三年三月辛丑，鲁直、徐武、陶豫、黄庭坚与子相，僧崇广同来。”

这里的“徐武”，正是曾纤笔下的徐靖国，收入黄庭坚文集的《游愚溪并序》也印证了此次同游：“三月辛丑同徐靖国到愚溪，过罗氏修竹园，入朝阳洞……”与石刻内容完全吻合。其姓、名、字在此得到完整确认，且标明了徐武与黄庭坚同游朝阳岩的具体日期——三月二十八日。

这方石刻，将文字记载的人物锚定在了真实的时空坐标上。徐靖国作为永州本地官员（司法参军），在贬谪文人社

交网络中的角色，由此变得清晰可见。另一则文献来自同为贬官途经永州的邹浩，写于崇宁四年的《六一岩》诗并序：“余与子初同部武李师聘祖道、姑苏徐武靖国、零陵蒋彦彦、长老永明，由谿岩穿后冈，攀援藤萝，穷览胜事，樵不到处，得此岩穴，遂以六人一时同见名之。”由此可知这位徐武是姑苏人（今江苏苏州）。

另一位人物朱彦明，又是谁呢？还是要感谢与黄庭坚、曾纤同时代的邹浩，在其《道乡集》中有诗《寄赠零陵令朱君彦明》，诗中有“书到零陵长官处，掀然一笑有谁知”句，可知朱彦明的大名是朱陟（字彦明），身份是当时的零陵县令。另外还有一首《寄朱彦明》：“义薄云霄世几人，零陵邑宰迥超伦。能明圣主恢洪造，曾是儿童谒紫宸……”诗中称其“义薄云霄”，又“曾是儿童谒紫宸”，可见朱陟在还是幼童时就曾得到天子接见。借助多方史料，其形象得以立体化。作为地方长官，朱陟参与了这次流人文士的聚会，其意义超越了一般性的文酒之会，或许也体现了某种地方层面面对中央政治斗争中被贬者的微妙态度与有限庇护。

表里，是这段历史的双重证据。石刻记录了事件与部分在场人物，而题跋则揭示了事件背后的情感张力与政治风险。

永州之后，崇宁四年（1105年）九月三十日，一代文豪黄庭坚病逝于宜州贬所（今广西宜山）。当曾纤在二十七年后的江南嘉兴，再次展开《五马图》卷时，他所感叹的“忧患余生，浩然独在”，有了沉甸甸的具体内容。他看到的不仅是一幅画，更是半生蹉跎、故人零落的岁月刻痕。

画卷中那匹没有标注的“满川花”，与涪溪崖壁上那段未曾刻下的名字，相互呼应，共同诉说着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既被记录又被隐藏的个体命运与真挚情谊。

通过将《五马图》的纸本记忆与永州的摩崖实物勾连，我们得以超越单纯的文艺轶闻，进入一个更为广阔而深刻的历史现场，感受到北宋后期党争语境下，文人群体复杂而坚韧的生存状态与文化传承。

（作者系嘉兴南湖学院讲师，中国美术学院金石文献与古物研究方向博士）

《五马图》题跋中的永州往事

田振宇

《五马图》本身是一件严谨的写生作品，李公麟以高超的写实技法，记录下当时皇家御苑天马厩中驯养的西西域进贡名马及马信形象。画卷分五段，前四匹骏马——凤头驄（于阗国进献）、锦膊骝（吐蕃部落董董进献）、好头赤（捺中秦马）、照夜白（温溪心进献）——均附有小字题记，详录其进贡时间、来源地、年龄尺寸，如第一匹明确写道：“右一匹，元祐元年（1086年）十二月十六日左驸驸院收于阗国进到凤头驄，八岁，五尺四寸。”这种档案式的记录方式，彰显了其宫廷御马图谱的性质。

唯独第五匹“满川花”阙如，未有题记。此后的题跋是黄庭坚所写，未署年月，也未提到马的名称。关于第五匹马的命名以及黄庭坚题跋的具体信息，全仰赖于之后南宋曾纤的一段跋语。而曾纤题跋中记载的一则著名轶事，为这幅风格严谨的画作平添了一抹传奇色彩。

曾纤（1073年—1135年），字公卷，号空青老人，曾布第四子、曾巩之侄，出身于显赫的文学世家——江西南丰曾氏。其父曾布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支持者，在哲宗、徽宗时期两度拜相，但在激烈的党争中最终失势。曾纤也因此受到牵连。

在《五马图》的题跋中，曾纤以史笔般的清晰脉络，勾勒出他与《五马图》及黄庭坚四十余年的因缘。他忆及元祐五年（1090年）在汴京醴池寺初谒黄庭坚时，正值黄氏为友人张洵所藏李公麟《天马图》作跋，并亲口讲述了画家“貌天厩满川花，放笔而马堕”的轶事——画完成时，满川花猝然倒地而死。马夫们认为这是因为马的魂魄为画取去，即“画杀满川花”。这段早年见闻，成为连接二人交游的记。

十四年后的崇宁三年（1104年），当曾纤因党争牵连贬谪永州，黄庭坚也在赴宜州贬所途中经停此地，二人于潇湘湘江重逢，再次谈起“画杀满川花”的旧闻。只是这时，他们已从天下的繁华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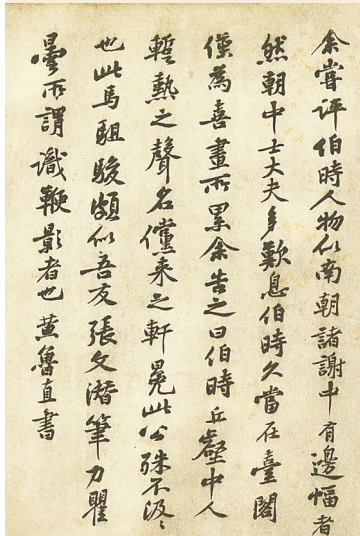
曾纤与黄庭坚的这次永州重逢，并不止于此。当月更早的时间，地点就在永州祁阳的涪溪摩崖。崇宁三年三月初六，黄庭坚于风雨中泊舟涪溪，与众多当地及同行友人连续三日观赏唐代元结文、颜真卿书的《大唐中兴颂》摩崖巨制。此事在黄庭坚自己的涪溪题记中有生动记述，其中列出了陶豫、李格、僧伯新、道遵、蒋大年、石君豫、成权等十余位同游者名单，宛如一份珍贵的签到簿。

然而，这次本可留名金石的风雅盛会，却因现实的严酷而留下了克制的一笔。南宋王明清是曾纤的外孙，他在《挥麈后录》中记载，当黄庭坚欲赋诗并题名于崖壁时，曾纤急切劝阻：“公诗文一出，即日传播。某方为流人，岂可出郊。公又远徙，蔡元长当轴，岂可不过为之防邪！”曾纤的警醒，揭示了此次聚会的政治敏感性。

当时权相蔡京正严厉清算“元祐党人”，黄、曾二人皆在罪籍，公开的文学活动与交游记录可能带来新的风险。黄庭坚最终听从了劝告，只在诗中含蓄写下一句“亦有文士相追随”，以暗指曾纤，而



永州朝阳岩黄庭坚题名摩崖拓片。



黄庭坚题跋《五马图》。